

甲壳虫创造奇迹

清晨,天刚蒙蒙亮,甲壳虫们就已经“起床”。他们从沙丘的底部爬向顶端,在那里列队。

他们立起身子,把背面光滑的甲壳对着晨风吹来的方向。他们长时间站立着一动不动,等待着微微湿润

的晨风在他们的背上悄悄凝成水珠。水珠越聚越大,相互融合,终于汇成一颗水滴。水滴从甲壳虫的背上流下来,流过他们的脖子、脑袋、鼻子。最后,流到他们的嘴边。这就是他们一天维系生命所需要的水分。

卖辣椒者的智慧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你这辣椒辣吗?”

不好回答。答“辣”吧,也许卖辣椒的人是个怕辣的,立马走人;答“不辣”吧,也许买辣椒的人是个喜吃辣的,生意还是做不成。当然解决的办法也是众所周知的经典,那就是把辣椒分成两堆,吃辣与不吃辣的各选所需,这是书上说的。

我一天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趁着眼前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就跟他你说这堆

是,要不辣的你就给他你说那堆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却只笑了笑,轻声说:“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辣椒辣吗”。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她:“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仍是笑着摇摇头,说:“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辣椒辣吗?”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答道:

自觉自律日本人

日本社会流传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非常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

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所以西方人老听中国人说,“你先去,我在这儿看着。”人家始终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它干什么?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1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

非常男女

相亲计

婚后才从老公口里得知,他几乎是被老爹老妈用鞋底硬撵出家门,又一路被他的小妹小美——我的弟子,押送到红玫瑰茶吧里去与我相亲的。

那时老公已年过30,相亲无数。据小美说,因为相亲次数过多,他连街也不敢去逛。怕某一天站在十字路口,四下环顾,皆是他曾相过又接连PASS掉的女孩。更要命的,是人家一个个都有了比他荣耀体面数十倍的老公,幸福甜蜜得连向他愤愤飞来的白眼里,都溢着温柔的小泡泡。

据老公交代,他对女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两个人能对上眼,而且相识里有一点点浪漫做作料,不是像拍卖商品似的相亲方式,就OK了!可惜在八年的相亲路途上始终遇人不淑,而且每次回家还要受父母亲戚的盘问和数落。有一次,老妈竟然偷偷去染白了头发,骗他说再找不到媳

拔去爱的荒草

她对他的爱是见不得光的。她有婚姻,有一双可爱的儿女。他们的感情,不过是许多婚外情中平常的一例,不管她有多么爱他,都注定不可能有结局。

起初,她是甘愿的,像无数为爱不顾一切的女子一样,她不在乎结局,不在乎名分甚至不在乎形式,她只要爱他,用她自己的方式。

但她毕竟也只是凡俗女子,她的甘愿,自然也在这样的情感方式中慢慢变成了委屈,变成了折磨,变成了痛苦。爱有多么迫切,痛苦就有多么深。渐渐的,她成了不快乐的女子。但是这依然不能让她放弃对男

办公室有位男士,总被女孩围堵,电话不断。后来局势渐趋明朗,只剩下一个听得耳熟能详的声音,甜甜的,柔柔的:“麻烦你找某某。”男士很忙,老是不在,我们就一再被“麻烦”。

“麻烦”了一段时间之后,男士便发喜糖了。

蜜月过后,他来上班,我们又开

始接那个电话。声音依旧,只是少了三个字,她不“麻烦”我们了,只说“找某某”。直截了当。

改口

那时,她是来寻找他,现在,她是查询他,虽说同是处于思念,但身份

甲壳虫的行为让人肃然起敬:它们勤劳——每天早早的“起床”;它们坚韧——长时间地站立着一动不动;它们具有生存的智慧——用背面光滑的甲壳对着晨风吹来的方向。所以,在干旱的沙漠里,他们采集到了生命的甘露。

当一个人拥有了勤劳、坚韧的品质和智慧的大脑,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

摘自《读者》

“长的辣,短的不辣!”果然,买主就按照她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售罄。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心想: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的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嘛,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失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只能是鲜活而灵动的!

摘自《长沙晚报》

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 摘自《做人处世》

选择

五位丈夫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假设你和母亲、妻子、儿子同乘一船,这时船翻了,大家都掉到了水里,而你只能救一人,你救谁?

这问题很老套,却的的确确不好回答,于是——

理智的丈夫说:“我选择救儿子。因为他的年龄最小,今后的人生道路最长,所以最值得救。”

现实的丈夫说:“我选择救妻子。因为母亲已经经历过大半人生,至于儿子——有妻子在,我们还会重新有孩子,还会是个完整的家。”

盖茨没把自己当回事

在万众瞩目下,比尔·盖茨正式退休了。除美国总统外,恐怕还没哪个人的离去,会如此吸引全球目光。离开了微软,盖茨还是盖茨吗,他还能干些什么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对于盖茨本人而言,当然就显得更加迫切而现实。

在微软上班的最后一天,盖茨果然开始为自己谋划退路,他分别拨通了几位好友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希拉里:“我想你正在考虑找个副总统候选人吧?”盖茨郑重其事。希拉里面带微笑,诚恳地告诉他:“不,比尔,我还没想要宣布竞选搭档呢,而且我觉得你不适合搞政治。”

连吃了两道闭门羹,盖茨大受打击,心有不甘,随即又鼓起勇气,拨通了希拉里的竞选对手奥巴马的电话:“嘿,我是比尔。”盖茨热情洋溢,想套近乎,哪知又是一盆冷水兜头而下:“是《星球大战》里的比尔吗?”他有些懊丧,慌忙解释:“不,是另一个。”“比尔·克林顿?”不知奥巴马是真没听出来,还是故意装糊涂,盖茨大失所望,面临失业。

想必您已看出来,盖茨又遭人恶搞了,不过“始作俑者”并非别人,正是盖茨本人。他在年初宣布即将退休后,请来朋友们客串,拍摄了这个短片,狠狠地涮了自己一把——既然什么都干不了,我只好改行去做慈善家了,花钱总不会太难的吧。

从十七岁开始白手起家,盖茨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缔造了庞大的微软帝国。据《福布斯》杂志统计,他的个人财富,已超过全世界最贫穷的百分之五十人口的财富总和!这笔

“二手烟”这个词常被用来描述看不见但有有毒气体和粒子吸附在吸烟人的头发和衣服以及坐垫和地毯上,“二手烟”会在香烟烟雾消失后仍滞留很久。它的有害物质包括重金属、致癌物乃至放射性物质。而幼儿尤其容易受到伤害,他们不管抓到什么都喜欢往嘴里塞,尤其

何必让男人记一辈子

一位女作家说过:“要想让一个男人一辈子记住你,有两种方法,一是为他殉情;二是让他永远无法得到自己。”

这话一针见血。任何一个男人,如果遇上了持这样观点的女人,肯定无法将她从生活的影子中抹去。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男人不会幸福,而作为当事人的女主角,肯定也不会开心到那里去。

极端主义想法的出现,往往是受伤之后的心态使然。况且,真要做起来,必定是困难重重。最后的

没办法,谁让我在见到他照片的第一眼时,便命令我的弟子小美:我爱上你的老哥啦,拜托帮我设计一场浪漫相亲戏,让不肯走相亲路线的他,玩玩浪漫吧!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她又何尝不知,但是,她做不到。

恰在这时,她在一次亲眼目睹了他同妻儿美满的画面,又一次承受着心如刀割的疼痛。终于,她一咬牙,便真的离开了。后来,他的身影渐渐的鲜少出现在她的心中,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心一点点地空了下来,那颗上的空洞,对她来说是一种孤单也是一种清理。就如荒草一棵棵拔出的土地,空荡却又充满期待。

终于,她发现自己可以和别的男子交往,就像一些新的种子慢慢种植下去,破土而出,一点点,将她内心剩下的荒草驱逐出去。忽然有一天,他发现他在她内心的完美,原来只是她为自己编造的爱情神话,美好的男子并不是他一个,还有很多。

原来,真的没有拔不去得荒草,像那个不曾谋面的朋友所说的,哪怕硬拔!只要你肯。 摘自《人生与伴侣》

不同了,她就可以改口了。

她改口了,他也改口了。

那时,接她的电话,男士总是温情有加,现在,大嗓门吼道:“知道了,回来吃饭。”

如此改口,逐一改掉了恋爱时所有甜蜜的废话,包括那些必不可少的。 摘自《杭州日报》

选择

聪明的丈夫说:“我会救离我最近的那个,因为离我最近的那个最可能被救起来。”

滑头的丈夫说:“我救儿子的母亲。”至于是指他自己的母亲还是儿子的母亲,你们自己去猜好了。

最后,老实的丈夫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选择,于是他只有回家把这个问题分别转述给自己的儿子、妻子和母亲听,问他们自己应该怎么办。

儿子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屑一顾:“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河,怎么会

全家落水呢?不可能!”他的年龄使他只会乐观地看待目前和将来的一切。

妻子则对丈夫的态度大为不满:“亏你问得出口!你当然得把我们母子都救起来。我才不管什么只救一个人的鬼话呢!”女人总是认为丈夫必然有能力,也必须有能力担负起他的责任。

最后,老实的丈夫又问自己的母亲。

母亲没等他把话说完,已经大吃一惊了。她紧紧抓住儿子的手,带着惊慌说:“我们都掉进水里了,孩子你不是也掉进水里了吗?我要救你!”老实的丈夫顿时泣不成声。

摘自《杂文报》

巨额财富,在盖茨看来,具有同样巨大的义务,因此他决定捐出全部家产,并“要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花这笔钱”。

功成身退,以盖茨的实力和名望,完全可以大发英雄帖,广邀国际名流,为自己举办一个盛大的退休仪式,从此金盆洗手,不问江湖事。当然,他还可以把自己塑造成神,让微软员工世代顶礼膜拜。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出人意料,他选择了以自嘲的方式告别,或许既有调侃,也包含敬畏。

在美国有一段普通的墓碑,上面刻着这么一段碑文:“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安葬于此。”一生只有一句话,旁人根本看不出,这里躺着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在杰斐逊看来,当过美国总统没什么大不了的,简直不值一提。

还真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地球上少了谁,它不照样转动?有句话说,小人物是自己的大人物,大人物是自己的小人物,不无道理。把自己看得太重,心里就很难装下别人了。以自嘲的方式告别,看似有失体面,得到的却是举世景仰!

摘自《思维与智慧》

“二手烟”是一个与行为相关的新名词。他说:“我们传递的核心信息

是,躲在厨房里吸烟无法让孩子远离香烟的危害。“二手烟”中有很多致癌物,只要接触到这些致癌物,任何年龄阶层的人都有患癌症的风险。” 摘自《大众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事后,她频频接到前夫的忏悔电话。对此,她只是冷静地表示感谢。尽管她依然单身,尽管在心底她还爱着前夫,但因为男人已有家室,她毅然放弃了破镜重圆的想法。朋友独特的人格魅力更是得到了男人一生的尊重。

前面所说的一切,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及,那就是“何必要让某个男人记一辈子”。对那些身陷迷魂阵的女人,应该适时来一点善意的提醒:男人不是依赖物,该记住的只能是自己,还有共同相处的美好岁月。只要曾经拥有真爱,肯定会无法忘记。女人活出自我的前提,是不必看男人的脸色生活。

摘自《羊城晚报》

她觉得幸福,他也没觉得不幸福。

良家妇女诅咒第三者,自有它一定的道理。比如我们正在讲述的这桩婚姻,要不是第三者的介入,估计是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在他们俩婚姻的第十个年头,可恶的第三者适时地出现了。那女子的所有条件都没有他妻子好,而且让旁人看来她带有明显的目的,但他却不收拾地爱上了那女子。因为他从她那儿得到的关心与爱护前所未有。

自以为有恩于对方而对婚姻掉以轻心,这时若遇情敌较量,敌人败北,几乎是一定的。难怪世上有那么多忘恩负义的人啊!

摘自《意林》

来,我只是她溺水时的那根救命稻草,被她利用了!

似乎,他们的说法都有道理,但爱情为何不如当初,翻脸比翻书还快,让人伤透心?

没错,爱情是最势利的感情!所以失意的倒霉鬼们,请你们不要轻易沾染爱情。

虽然爱情并不只是有钱者和有闲者的专利,但事实却是,只有把握了成功的人生之后,你才有资格对爱情负责。

幸福的爱情都有着相似的过程,不幸的爱情却各有各的不幸。但最为不幸的爱情却永远都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遭遇了一场错误的爱情;或者说,你被那个徒有虚名的势利眼狠狠地撞了一下。

摘自《青年文摘》